

五柳

庚午年仲夏  
金初作

才無主

士成名記

范武文

端木贊

天南此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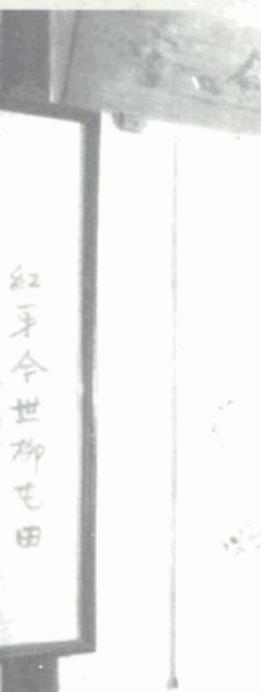
臂中庶倉一呼

李自題



子

紅年今世柳毛田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赴颐和园益寿堂拜访柳亚子



1909年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前排(坐者)右起第二人为柳亚子

我此次自率这次，据華東局高善永报告，其中有  
人竟问：自問真好，萬國都不應主謀；或者報  
及庭之計畫，破坏此主變派分子。上無貴人，感情  
而外，既所見，此聲明，柳亞子不指在行，  
有何意外，快為辭謝，奉為。我既以該，主別的  
此唱在報章，公開宣佈，安。

我承傳媒，大聲，一切速信，假費，踐時禁止。

於公墓靈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聖人耕  
地，

予子之墓是焉’。此立碑在墓地先生前也。故往  
前生半幅服，肩負墓碑，送先生也。如不三禮，則非我  
立碑論也！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晨四时 柳亞子謹寫



柳亚子 1950 年亲笔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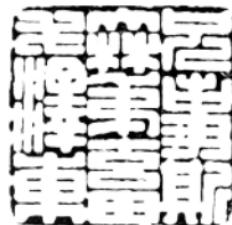


1927年冬亡命日本，柳亚子与家人流寓东京乐天庐

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底稿



前身称正平  
大儿子大林



兄弟斯大林  
弟弟毛泽东

## 前 言

柳亚子是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著名的爱国诗人。1994年至今，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教委与苏州市、吴江市分别将柳亚子纪念馆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柳亚子一生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热爱我国民主主义事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的事迹和思想非常值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学习。今天，我们专门编写这本书，向广大读者介绍柳亚子。

本书共30篇文章，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柳亚子12岁时接受了维新思想，14岁时私撰了《上清帝光绪万言书》，支持光绪走改良主义道路，17岁结识了“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认识到无论帝党还是后党都救不了中国，要救中国只有反清排满；接着，柳亚子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积极筹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随着历史的前进，柳亚子的思想也不断前进，走上三民主义道路之后，柳亚子进而相信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柳亚子在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反对蒋介石独裁等方面都留下了光辉的诗篇，由于反军阀反蒋介石，柳亚子三次遭到通缉。早在1926年，柳亚子就与毛泽东结下深厚的友谊。柳亚子第一个认定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拯救中国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身上。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柳亚子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诗词唱和，并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介绍给

了人民大众。

本书的附录部分收了3篇文章。主要是谈柳亚子的“牢骚”诗及印章案，其中有2篇在《人物》杂志上发表过，所收集的争鸣文稿则散见于各种书刊。对于柳亚子的“牢骚”，普遍受到关注，真假难辨。现在我们找到了柳亚子的手稿，将初稿和发表稿两相对照，再联系柳亚子当时的日记书信以及朋友对他的评价，作出了异于众家的结论，也为柳亚子辩诬。

# 目 录

前言	(1)
有福读书	(1)
遇到“爱国病”患者	(7)
上光绪万言书	(9)
考中秀才	(11)
结识邹容	(13)
人权·亚卢·亚子	(20)
磨剑室	(22)
平生不二色	(24)
创建南社	(34)
反对议和	(36)
为周阮二烈士平反	(39)
组织酒社	(42)
迷楼·乐园	(48)
拜孙悼李楼	(50)
拥护新文化	(52)
创办《新黎里》	(56)
搜罗乡邦文献	(61)
复壁脱险	(63)
否定汪精卫	(70)

---

认定毛泽东	(75)
营救廖承志	(79)
与鲁迅的交谊	(82)
主编《上海市通志》	(87)
活埋庵·羿楼·射日斋	(91)
不向“小朝廷”低头	(93)
今屈原	(97)
同毛泽东首次唱和	(100)
建国前夕的毛柳交谊	(105)
两写遗嘱	(108)
撰作史诗	(111)

## 附录

柳亚子“牢骚”诗析	(119)
柳亚子“牢骚”诗争鸣文稿综述	(131)
两枚印章，一桩冤案	(138)
主要参考资料	(143)
后记	(145)

## 有福读书

1887年5月28日，柳亚子出生于黎里镇东北的胜溪村，69岁的曾祖父柳兆薰为他取谱名——柳慰高。

慰高，是慰藉高祖父的意思。高祖父叫柳树芳，号古查公，柳氏第一个饱学之士，中过秀才，一生著作累累，广交文人墨客，是胜溪柳氏文坛上的开山鼻祖，从高祖开始柳家世世代代边耕边读，每一代都出秀才。高祖专门刻有一方印章传给子孙，文曰“有福读书”。柳亚子很小的时候，曾祖父就多次郑重地把印章拿出来，钤成印文，告诉柳亚子高祖对子孙们的希望和督促，还解释说一个农家能够读书那是一种幸福，凡柳氏的子孙务须珍惜这种耕读生活。

曾祖父柳兆薰20岁那年进学成为秀才，连续参加岁考考绩都属上等，被举为贡生，这在《清故太学贡生柳兆薰墓志铭》中有清楚的记载。贡生在科举时代也属于正途出身，柳兆薰凭此资格出任过一任县学官，告老回乡后就居家养晦，以道德文章孚乡里众望。柳兆薰著作很多，至今可以找到的有《松陵文录作者姓氏爵里著述考》、《苏词笺略正编》、《胜溪钓隐诗词录》等。柳兆薰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常年不辍，其中1860年至1865年（同治四年至咸丰十年）这六年的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的耳闻目睹。那个时期吴江一带兵祸连结民不聊生的凄惨之状，日记都作了详尽的记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珍贵材料。后来，柳亚子勤于写日记，所记录的大多

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这与曾祖父的影响很有关系。

柳兆薰很希望子孙们能够博取功名，荣宗耀祖光耀门第，可是他的儿子及孙子都只中到秀才为止。因此柳亚子一出生，他就把希望寄托在重孙柳慰高身上。

柳亚子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文化教育。母亲费漱芳是清代名士袁枚再传弟子的学生，她是柳亚子的启蒙老师。当柳亚子还站在红漆立桶里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识方块汉字，4岁开始，母亲在膝前口授《唐诗三百首》，每天一首，象唱山歌似的柳亚子很快就琅琅上口了。

柳亚子5岁正式入家塾读书，有严格的家规和师规。一般人家读书就馆，总是一个处所，而柳亚子读书的处所却有两处。一处在胜溪村柳宅，另一处在苏州外祖母家。柳亚子读书的时候，外祖父已经去世，外祖母想念女儿，希望女儿常去陪侍。因此柳亚子的母亲半年住在乡下，半年住到苏州娘家。柳亚子年纪小，母亲常带在身边。这样一来，柳亚子的塾师也就要在胜溪和苏州两处跟随施教。由于这种安排，所以柳亚子童年时的塾师换得很频繁，8岁之前就换了三个，9岁那年聘请了母亲的表兄俞文伯来坐馆。俞先生是秀才出身，拼命读书应考乡试，屡试屡败，始终没有翻过那条举人的金门槛，最后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兼肺结核。俞先生教柳亚子读《杜甫笺注》并学习作对子和写诗词。柳亚子做的诗词，俞一定要大加修改，往往将原作改得一字不存，整个儿就是他自己的大作，这时才让柳亚子誊录到窗课上去，他再在上面大圈大点，大加赞扬。那窗课封面上俞先生还题上“浚灵一助”四字，署上柳亚子的名字。对此，当时的柳亚子就觉得这种教学方法实在很不高明，不过，俞先生督责学习杜诗十分严格，每天一首，非背得滚瓜烂熟不可，柳亚子起先称之为“苛政”，久而久之，倒也尝到了杜诗的滋味。

偏偏在 9 岁那年，柳亚子从苏州五舅父家的四个表兄弟那儿学得了口吃病，说话期期艾艾，终至抱憾一生。患了口吃病的柳亚子在俞先生那里真是吃尽了苦头，每逢背书，俞先生高高坐在椅子上，手持戒尺，一个结巴就是一戒尺，而且一下比一下重。柳亚子的母亲虽然相信“铁匠做官打上场”的那句俗语，但是当她看到儿子头上块块磊磊的疙瘩，感到下手实在太厉害了一点，暗中让女仆捎话给表兄叫他手下留情。不料，俞先生不买表妹的帐，回话很干脆：不行！再说情，那就辞馆！这样柳亚子还是继续被打着脑壳读书。终于在柳亚子 10 岁那年，一天俞先生一下比一下重的戒尺把柳亚子激怒了，同先生顶撞起来。俞先生勃然大怒说：“你这小鬼头，打你脑壳你不怕，我今天非打你的屁股，给你一个大大的羞辱不行。”说着他就动手要抓柳亚子，柳亚子转身就逃，在书房内兜了好个圈儿，毕竟人小，被俞先生像老鹰抓小鸡般的抓住了，掀翻在地，剥下裤子，操起红木戒尺用足力气，在小屁股上足足打了 10 下。柳亚子尽管年纪小，然而也已经知道这是非同小可的耻辱，一是决不讨饶，二是没有眼泪，他站起身来，坐到椅子上，两个眼珠子直挺挺地对着俞先生，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烧灼先生的面孔。其实这时的俞文伯，他的神经衰弱和肺结核都到了晚期，满腹的牢骚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又无可奈何，因此弄得有点神经错乱喜怒无常。过了几分钟，俞先生忽然懊悔起来，突然跪倒在地上，冲着柳亚子“蓬蓬蓬”地磕了三个响头。这一来着实把幼小的柳亚子给怔住了，呆了好半晌，不知所措的哈哈大笑起来。柳亚子生来就是犟脾气，这初次反抗的经历，烙印在他的性格之中，给他的影响实在不小。自从那次冲突以后，俞先生再也没有打过柳亚子，连戒尺也不举了。可是他的肺病却一日重似一日，每天要吐几大碗鲜血，大概他自知不行了，将要辞馆的时候，他在一把团扇上画了一条大船，正迎着一轮冉冉升起的

红太阳劈波斩浪地前进，画上题了“乘风破浪图”五字，师生一场，也算他同柳亚子诀别时的祝愿吧！面对团扇，想到俞先生的今后，柳亚子禁不住鼻子一阵阵的发酸。俞文伯先生回家养病，不久就病故了。

俞先生离馆时，推荐了同邑芦墟镇的马逸凡来授馆。听说调换塾师，柳亚子担心再被打着脑壳读书，想了一个对付的计策。他手捧《康熙字典》，一页页地翻阅，找出了几十个最难的冷僻字，一一抄录下来。马先生上任第一天，刚刚在椅子上坐定，柳亚子就捧着满纸的冷僻字，“恭恭敬敬”地请教起来。这种冷僻字，要一般塾师当场识读自然是件难事，再加上马先生没有准备，支支吾吾的，弄得很是尴尬。于是柳亚子就发话了：做先生的日后不得随便干涉学生，师生间彼此应当互不侵犯。倘若先生违背诺言，那么他做学生的就要将先生不识字的奇闻告诉父亲并且摊到众人面前。马逸凡本是个好好先生，当时一口答应，事后果真信守诺言，还把自己的表弟费织云介绍给柳亚子，让柳亚子和费织云义结金兰。费织云年长4岁，柳亚子称他为盟兄，后来这位盟兄成为早期的南社社友。这是柳亚子以文会友之始。

马逸凡先生以后是同里镇的王云孙前来授馆。与此同时，叔父柳慕曾也为长子柳抟霄延师教读，大姑母的嗣子凌新檀一向在叔父家附读。柳抟霄小柳亚子1岁，是堂弟，凌新檀长柳亚子3岁，是表兄，堂弟和表兄的塾师是黎里镇的秀才黄子诚先生。两家塾馆紧紧相邻，师生5人俨然一个小团体。王云孙先生喜欢喝酒，又善下象棋。柳亚子天赋极好，读书也用功，学业完成不成问题。王先生竟然偷偷地同柳亚子一同喝酒，一边喝一边在“楚河汉界”上捉对儿厮杀起来。隔壁的黄子诚先生待柳亚子更是客气，黄先生读了一肚子的小说，口才亦佳，下课后常常绘声绘色地开讲《聊斋志异》、《隋唐演义》、《征东》、《征西》之类，使柳亚子听得

如醉如痴，那丽质多情的狐仙女鬼诱发了柳亚子众多的梦想，那李玄霸、裴玄庆、秦琼、罗成等等成为了柳亚子神往之极的人物。秋天一到，庭院里菊花盛开，柳亚子与两位先生把酒赏菊，摹仿名士吟诗清谈，三个人就如亲密的朋友一般。柳亚子后来说：“我虽然从五岁起就请了老师来教书，但真真要讲教育上的影响，怕这十岁的下半年，倒是超过一切的呢。”又说“大概，我的名士脾气，就是在这十岁的时候开始养成的吧。”

家塾就在眼前，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当然知道这一切。柳亚子11岁那年，柳念曾决定自己教读。柳亚子从8岁开始就教读杜诗，可是一连换了4位塾师竟然还没读完。柳念曾的教法比较开明，主张不必背诵，只要念得上口，理解大致意思就行。柳念曾的态度也好，不像俞文伯先生那样胡乱打人，也不像马逸凡、王云孙两先生那样放任自流。在柳念曾的教育之下，很快就读完了杜诗。在文史方面，父亲指导柳亚子读四书五经、吕东莱《左传博议》、朱熹的《通鉴纲目》和被柳亚子称为“狗屁不通”的《御批通鉴辑览》等书。

柳亚子12岁那年，全家迁居黎里镇，寓居一座名叫“周寿恩堂”的清代早期建筑里面。这时清廷明令废八股改策论，科举考试又增加了算学。柳念曾命柳亚子拜镇上的饱学之士凌甘伯为师，凌先生让柳亚子每天下午到他家里去，先读完五经，又教读古文，念的是梅曾亮的《古文辞略》，再读《名家制艺》和俞曲园的《课孙草》等等。稍后，学习《算学笔谈》和《代数术》，每两天写一篇策论，不得少于千字，积极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由于上午不到凌先生那儿去，柳亚子就在周寿恩堂里温习功课，并自学二十四史。晚上，他钻进书房，汉魏六朝小品、唐代传奇、宋代长篇话本和明清小说，在书海里优游自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俞曲园的

《有台仙馆随笔》以及《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乃至《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等，无所不读。这还不能满足求知欲，帐房先生家里存有不少杂志，柳亚子也不放过，一一翻阅，如饥似渴。从胜溪村读到了黎里镇，在诗学和史学的道路上，少年柳亚子迈出了扎实的步子，他尝到了读书的甜头，体味到了“有福读书”的乐趣。

## 遇到“爱国病”患者

在 8 岁到 9 岁那两年，柳亚子遇到了一位患“爱国病”的老先生凌退修。凌退修本是柳家老亲，又是柳亚子大姑母的公公，柳亚子称呼他舅祖父。

凌退修饱读诗书，中过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曾在河南任过一任知县，因私自开官仓赈灾而被开缺回籍。又因儿子青年早夭，儿媳回娘家常住。孤身一人的凌退修就从吴江移居上海，一边挂牌行医，一边暗中结交各方豪杰，想对国家有所作为。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连战连败，凌退修忧心如焚，惚惚如狂，不几天就狂吐鲜血，卧床不起。儿媳赶赴上海急忙请医用药，可一点也没有起色。一位与凌退修相熟的老中医说，退修先生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姑且叫作“爱国病”吧，倘若中国现在不立即打几个胜仗，退修先生的性命恐怕是难保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名的大善士苏州电报局长谢绥之前来探病。绥之和退修是好朋友，曾经一起在河南做官一起赈灾。儿媳就与谢局长商量，请他设计帮忙。第二天，苏州电报局就有一则“绝密消息”发到凌公馆，说俄德法三国开始干预中日战争，日本若不就范，俄即出兵西伯利亚，德法二国誓为后盾。读罢电报，退修先生血不吐了，晚上还吃了大半碗稀饭，几天以后老先生竟然起死回生了。以后每隔个把月就有一封绝密电报拍到凌公馆，报告“绝密”的军事消息。就这样凌退修居然渐渐恢复起来。

与大姑母影形不离的柳亚子也来到了凌退修家里，亲眼看到了舅祖父从奄奄一息到起死回生的情形，看到了舅祖父为了国家为了民族那种“要死要活”的精神。

到1895年5月，中国已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一天，一位探病的朋友无意中将一张包裹礼物的旧报纸带进了凌退修家里。报上登载着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还有康有为等1300余举子“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凌退修老先生看罢，立即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临终之际，凌退修说：“我们中国，讲大体，讲远景，是不怕的。不过政府这样糊涂，将来恐怕也非有一个大变动不行。南海康有为，我也知道他的名字，可惜没有会过面，不能同他详细的谈谈。不过此人书生气太重，恐怕未必有希望，也许将来收拾中国局势的，还是属于现代的无名英雄。只是我已病入膏肓，不能象河南赈灾的时候，替国家再出一番气力了……”数日后凌退修就寿终正寝了。柳亚子看到了舅祖父由健康而得“爱国病”，又由“爱国病”而逐渐恢复健康，最终因国家颓势无法挽回而死去。舅祖父那死不瞑目的情形使柳亚子终生无法忘怀。尽管儿童时期的柳亚子无法理解割让、赔偿之类的国家大事，但已经在他纯洁的心灵里烙上了一个爱国的印记，种下了一颗忧国忧民的种子。

凌退修在生前早已把自己的爱国政治主张都写在一部名曰《狂言谵语》的文稿中，署名“东海季连”，以鲁仲连的老弟自命。后来，柳亚子在怀念这位“爱国病”患者时，多次将凌退修和康有为作过比较，说凌退修“深于旧学，又能吸收新思潮，论起并世人物来，实在并不在南海康有为之下。”“吴江的政治家，在过去只有退修先生。”可见凌退修老先生在柳亚子心里的份量。